夜航船

称呼之讨喜

■李乍虹

称呼变得越来越讨喜,与辈分无太大关系。

大多女性对称呼比较敏感。去菜市场买菜,卖菜的习惯把城里人叫大一些,表示一种尊重,但往往分寸把握欠妥。一圈逛下来,“大姐”“大妈”“大婶”等等的称呼都集于一身了,即使三四十岁的小女人也难于幸免。此类“尊称”把人往老里叫了,对称谓敏感的女人就不高兴了,不讨喜。

如果你年龄稍长于我,叫一声“大姐”尽管土气,但顺理成章,关键是哪位老太太也叫我大姐呀。值得庆幸的是,“大姐”这一称呼逐渐被替代,机灵聪明的人开始改口,管“大姐”叫“小姐姐”或“一姐”或“小仙女”了,显然好听多了。“小姐姐”把你叫年轻了,“一姐”把你叫敬重了,“小仙女”把人叫漂亮了。闺密圈里按年龄排队,叫“一姐”“二姐”“三姐”“小妹”什么的很多,显得很亲切有点自家人的味道,这就是称呼的讨喜,让人舒服。

与女性对称呼的敏感度相比,男性则不那么在乎。许多男人喜欢别人称他为老大、老板、大哥、哥,甚至巴不得别人喊他“爷”,见过不少男性给自己的QQ、微信或网名取“马爷”“牛爷”“大爷”“爷们”,它代表着地位高实力强。在公司经常有员工称董事长、经理叫“老大”“老板”,而团队总监叫他的下属为“小朋友”。“大哥”这个称呼多见于江湖中人,有一见如故,相见恨晚,跪地结拜,彼此称兄道弟,它延续至今一直被人尊用,喊一声“大哥”,都会沾沾自喜,无比骄傲。可见,男人喜欢被人称“大”一些,叫“老”一点,往“大”里“老”里叫又何尝不是一种讨喜呢!

我的父辈年代,同事间、邻里间、朋友间都称“同志”,那个年代作兴根正苗红的称谓可以理解,但夫妻之间也有叫“某某同志”的,似乎有点见外。那个年代大多夫妻间互称为“喂”,或在姓前加个“老”字,三四十岁时便互称“老张”“老沈”,小时候有个姓“龚”的同学,在学校里经常被同学们取笑地问:“你妈叫你爸啥?”因为萧山人的口音“龚”与“公”是同音,当年称自己的丈夫为“老公”的那可是比较奇怪的称呼。我小时候住在县委机关宿舍里,邻居大多是当官的。这些“南下干部”们,从小苦出身没钱上学,甚至有不识字的,都是参军打仗立了大功的,而他们娶的妻子大多是南方姑娘,有文化,长相甜美,职业是医生、教师、机关工作人员、银行会计出纳的很多。其中有一对夫妻,妻子是文化人且有点小资,她让丈夫叫她“小清”,“清”是她名字中的某个字,丈夫不敢在公众场合里叫,私下里叫叫却偶尔被楼群里的人听到,暗地里指责他太肉麻,他知道后立马纠正,改叫“某清同志”。那个年代称呼是不可以讨喜的。

而中国古代人对称谓则更是讲究,君就是君,臣就是臣,布衣就是布衣,即便是夫妻之间也如此。男人对自己妻子的称呼有多种,随着丈夫身份地位的高低而变化。比如“梓潼”“贱内”等,而现在竟然有父母扎堆给孩子取“梓潼”这个名字,古代用来对妻子的雅称如今成了爱女的大名,有点乱了辈分,也难怪,因为“梓潼”二字在我国史书的记载中也是比较少出现的;“贱内”? 乍一听像似是骂人,其实恰恰相反,是丈夫表示自谦的意思,“贱”在古时候指的是男人,“内”才是代表妻子,没有贬低之意,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之处。

历史往前走,称呼也跟着发生变化,称呼的变化亦可以称之为文化的变化。看到网上一则搞怪且无聊的帖子:“你称呼你丈夫叫什么?”其中有一位的回帖很有哲理:“你若想他爱你一生一世,称呼爱人;你若想他有担当,称呼他丈夫;你若想他博学儒雅,称呼他先生;你若想当皇后,称呼他皇上;你若想他当巨婴,称他为宝贝。”虽是搞笑,但水平不低。现实中许多还没结婚的在公开场合叫自己的男友女友一口一个“老公”“老婆”,也有叫“皇上”“皇后”的。更有没大没小的称呼出现:儿女管亲妈叫“大姐”管亲爸叫“大哥”,刚上小学的孩子叫父母为“老爸”“老妈”,反而一本正经叫“爸爸”“妈妈”的少了,而父母却管调皮捣蛋的亲生孩子叫“小祖宗”。

就像如今渐渐淡出的线上线下叫谁都一个“亲”字一样,有的称呼它在历史的长河里只快闪了一下,就成为过往。今天流行的小仙女、小姐姐、美女、帅哥、小哥哥、小朋友……相信会被更美更讨喜的称呼所替代,相信中国文化的魅力吧。

背包揽胜

山村故事

■马马

越王勾践卧薪尝胆,最终打败吴国的故事,虽说是二三千年前的事了,但在萧绍大地,这一粒陈芝麻,经常散发出幽幽的清香。

行走所前美丽乡村,历史传说与现实风景相映成趣,让人有穿越时空之感。越王峥南侧的萧绍分界处,有一条山栖岭古道,西麓为所前东山夏村,东麓为绍兴的界塘坞、南坞,岭长三公里。漫步山栖岭这条百年古道,脚下是用小石块或鹅卵石铺成的一米来宽山道,两旁修竹夹道,浓荫蔽日,山风阵阵,龙吟细细。古凉亭里,游人随立随坐。这个从前脚夫挑夫们休息的场所,现在成了人们休闲观光的好去处。

从古道下山,信马由缰,不觉来到越王村。

越王峥、越王村,似乎越王在这里从未远去。放眼前方,一列茁壮的白杨树、一条洁白的水泥甬道、一排整齐明亮的农居平行排列。这些自建房户型相似,都用红色瓷砖贴面,在初夏的太阳下颇为耀眼。倒是其中一家显得较为朴素,芭蕉叶子迎风摇曳,藤萝也已攀爬上门窗,想起一句古诗:劝我早还家,绿窗人如花。不觉走近了看,只见院墙上挂着一块招牌,不,应该叫指示牌,上书:杭州木纳民俗家具艺术馆,萧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基地,萧山区社会科学普及基地,萧山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点,越王村文化礼堂展陈室。

原来是一处非遗体验点啊,正好,正好,一行人都拍起手来。如果说刚才走山栖古道是体验自然,那现在进展馆看文物,则可说是文化洗礼。

这家名为“栖山小筑”的展馆大门敞着,表明这里确实是公共文化空间了,一行人毫不迟疑走了进去。

展馆的主人姓夏,土生土长所前人,大家都叫他夏老师,斯文中透着精干,一看就是个有阅历的人。

“随便看。”夏老师指着上下楼层对我们说。

陶器、瓷器、木器、漆器……琳琅满目的展品让人目不暇接。我把平生积攒的所有文物知识都用上,还是有点力不从心。老话说人不可貌相,这间展馆面积不大,但里面的藏品可不简单。

走出藏品室,我们在夏老师营造的山水间徜徉,平整的院墙内,他用几块砾石铺出一条甬道,又用两三筐土垒成一个土堆,上面养了苔藓,边上瓦盆里栽有一棵未成年的杨梅树,替它遮阳,两只小喜鹊栖在翠柏上,一只蜘蛛正忙着捕捉飞来的小虫。

“夏老师,你平时就照管这个展厅吗?”同行的彬哥喜欢拍照,以前别的展馆都不让拍,在夏老师这里,他却拍了个畅快,心里那个高兴啊。

夏老师听了彬哥的发问,带我们进了另一个屋子,哇,原来还别有洞天,是一间木工车间,里面像展品一样成立着各种不同用途的刨、锯、斧、凿。夏老师原来是木作师傅啊,同行的人恍然大悟起来。

又进入另一间工作,桌上有一叠宣纸,已经泛了黄,四面墙上挂满了画作,有一张写着“晴雨耕读”,落款是“夏玉泉”。同行的人又恍悟起来,夏老师原来是画家啊。

走出展馆大门,彬哥问起为什么叫“栖山小筑”,夏老师引了清代《嘉庆山阴县志》回答:“勾践栖兵于此,又名栖山。上有走马冈、伏兵路、洗马池、支更楼故址。”看来,夏老师还是个文史通才呢。

回家的路上,大家不免糊涂起来:这夏老师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啊,木匠? 画家? 景观师? 文物收藏家? 似乎都是,似乎都不是。

马尔克斯说过,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,问题是如何唤起它的灵性。“栖山小筑”的主人解决了这个问题,让古老的文物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变得灵动起来,充满生命的喜悦。

高手在民间,乡村振兴大有希望。

世相百态

走进网时代

■胡传浩

进入互联网时代,人们惊讶地发现,原来,生活可以过得如此方便简洁、潇洒惬意。

无论你去超市买菜购物,还是去天南海北名山大川旅游度假;无论你和身处五湖四海的亲眷朋友,同学战友联系沟通,互致问候和礼尚往来;或者你还在单位埋头工作突然觉得肚子饿了,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,但手头的事又脱不开身,你完全可以依仗手机一机搞定,也就是分分秒秒的事。千思万想、左思右想,还真想不出有手机不能搞定的事。真所谓是一机在手,踏遍神州。

社会进步,生活富庶无忧,总会让人产生感慨,尤其是从“票”时代一路走过来的人们,感触会更深。

票时代的票,可谓举不胜举,“票”不虚传啊! 有食指大小的粮票,拇指大小的布票,更有形式各异的食油票、食盐票、豆制品票、火柴票、肥皂票、煤油票等等。票中之王是粮票。粮票又分地方粮票、全国粮票、居民粮票、农民粮票。各类粮票所购的粮食品种与价格也是各不相同。在那一饱难求的年代,民以食为天显得更加弥足珍贵。家里男丁多的则相对更看重粮食,而女人多的会更缺衣着。所以,当时粮票与布票互换很是流行。以至于粮票又配上了证,一户一证,证票相连,买一斤粮,撕一斤票,再在证上填上数字。这样交换与交易都受到了限制。瓜沥镇是稻麻区的分水岭,之北是沙地区,以棉麻为主产,只有轮作的麦类及杂边地的玉米、番薯、南瓜可顶粮食,每年需吃国家半年左右的返销粮。而瓜沥镇之南,则是完全的稻区,每年早晚两季稻米。中间有个叫刘家桥的地方,是当地极为有名的粮食交易“黑市”。黑市名副其实,为躲避当地政府的管控打击,一般都在凌晨起市,太阳一露脸便作鸟兽散。黑市不仅有粮票交易,也有大米的现货买卖。当然,买卖的大都是小本经营,买者买些米回去与番薯、南瓜之类杂粮掺和着吃,弥补一日三餐之窘迫;而卖者,则省下一些口中之粮,换取些油盐诸物件,解决日常生活之必需。其中也有一些买进卖出者,赚取差价,在当时被称之为投机倒把。

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调入乡政府工作的,八十年代初期转干。“农转非”以后,粮票、食油票依然有发。因为临近过年,还配发了花生票。虽然布票、肥皂票、食盐票之类已经取消,但萌发了新的票种,如自行车票、缝纫机票、手表票等。此类票证属于奢侈品,交易价与物品价相差无几。

卡时代的到来,应该是银行卡开的头。如今银行越来越多,各种吸储办卡的公关手段也越来越多。零元办卡而且上门服务,银行卡有了铺天盖地之势。以后,市民有了市民卡,看病有了医保卡,坐车有了公交卡,超市有了消费卡,旅游景点有了年卡,电信公司有了电话卡,电力公司有了电表插卡,宾馆酒店有了签单卡等等。有聪明人抓住商机,研制生产了一种专门用于存放各种卡而又方便携带取用的卡包,流行一时。如今,各类卡的功能已经完全进入网络,传递到手机之中。卡时代已经远去,打开抽屉,各式各样的卡还是有着许多,但已经色泽暗淡,艳丽不再。

从票时代、卡时代到如今的网时代,经历得多,感受得也多,前些日子与几位友人一起欢聚,说起社会的进步赞叹不已。遥想以后的发展,都觉得智能时代很快就会到来,工作与学习会更加明快高效,生活就会过得更加智能更加浪漫。

湘湖新苗

小毛找朋友

■刘朔

太阳公公每天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晚,大地温度慢慢上升,蝉叫声响起,告诉我们——夏天到了。此时,瞌睡虫王国一片沸腾,这是为什么呢? 原来,夏天有瞌睡虫王国传统的交友日。只见它们纷纷飞出洞口,去寻找自己的朋友。

其中,一只叫小毛的瞌睡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它飞到了一座城市上空,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,它瞧什么都新鲜,看看这儿,瞧瞧那儿。

突然,它发现了一个东西——有点像灯,一会儿亮起绿色,一会儿亮起红色。小毛心想:那是什么东西,我要飞下去看看。于是,小毛飞了过去,站在了这个东西上面。忽然,那个东西闪了几下绿灯,闪了几下红灯。然后,灯就不亮了,交通堵塞了。小毛看见了有些局促不安,心里想:呀,因为我,交通都堵塞了,看来这里不适合我。

于是,小毛继续向前飞,又飞到一家发电厂。它看到“发电厂”三个字,心想:电是什么东西,我要去看看。小毛就飞了进去,看见一个很大的机器,想:这又是什么东西,我要观察观察。小毛坐在上面看这个机器,过了一会,发电厂里的机器都关机了,睡着了。人们都不安地叫起来了:“停电了,停电了,机器是睡着了吗?”小毛看到了,又想:这里也不适合我,因为我人们好像都不开心了。

小毛继续飞啊飞啊,它远远地又看到“医院”两个字,就想:医院是给人治病的吗? 我要去看看。它飞进医院,来到一个房间,上面写着“病房”两个字。小毛就想:病房应该是病人住的地方吧。小毛飞进去,发现里面有好多病人。它发现了一个老爷爷,辗转反侧,嘴里一直在说:“哎呀,疼得我睡不着啊!”他看见老爷爷这么难受,就飞到了老爷爷的头上。不一会,老爷爷就睡着了。

早上,老爷爷醒来后,高兴的说:“昨晚睡得真香啊,因为这个病,好久没有这么舒服地睡过觉啦”。小毛高兴极了:看来也是有人需要我的呢! 以后我早上找食物,晚上就来给老爷爷作伴,帮他睡觉。

瞌睡虫小毛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。

往事悠悠

开大坝往事

■余观祥

家乡新湾,相传在清道光年间,集镇南侧的老埠头,有孙氏大家族,在此开挖一湾(河),被沙地人称为“孙湾”。因当地土话“孙”和“新”谐音,百姓惯称“新湾”。而所建集镇居湾的末端,即“笃底”,人们便管叫“新湾底”。

“孙湾”,即当今的盛陵湾。盛陵湾,南起白洋川,流进梅西,穿越新湾,终于新湾底,全长约18公里。盛陵湾,在新湾的过境长度为最长、湾面为最宽直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盛陵湾通到新湾底,根本没有一眼排涝闸,只有一道全是用沙泥筑就、很脆弱的拦江大堤,用来阻挡钱塘江涌潮的肆虐。那些年,内地一旦遭遇洪涝灾害,只有任凭自涨自退。如果要向钱塘江排涝,每次都会引发群殴事件。参与群殴事件者,一般是两派人马,即南派和北派。南派,是大和山、长沙一带的百姓;北派,清一色是散居在钱塘江边上的沿江沙地村民。

当年沙地的地势,向来是南低北高。发生洪灾年代,一连下个几场黄梅大雨,内河水位急剧上涨,田园受淹,百姓就会生活在泽国之中。这时候,地势偏低的南派,就会想到“新湾低”开挖大坝,向钱塘江外排大水,摆脱涝灾之苦。而北派,虽也深受涝灾之害,却坚决抵制开坝排水。因为开坝排水后,暴涨的“孙湾”水位虽能一泻而低,但不出几个时辰,筑就大堤的沙质泥土,就会被冲击出几亩地的缺口,致使潮水倒灌,沿江百姓的境况更惨、危险也会更大。南派人开坝后,通常一走了之,留下上亩地、甚至几亩地的大缺口,让北派人来收拾。栖息在此的北派人,无奈只有发动男女老少,肩扛手拎十天半月,回筑大坝,守护自己的家园。由此,每当发黄梅大水之时,南、北两派间的矛盾,常常是一触即发。

最令“新湾底”人刻骨铭心的有两件事。一件事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,一场接一场的黄梅大雨,把整个南沙大地浸泡在泽国之中。此时,南派召集人高马大、能战善言的一班人马,肩扛铁耙等工具,气势汹汹直奔而来,目的只为开坝放水,大有不达目的,誓不罢休之势。而北派为抵御开坝,避免涌潮入侵,防范伤害无辜性命,拿起所备的“洋锣洋鼓”或家里的铜脸盆等发出信号,招来沿江百姓参与抵抗。北派人看到这番情景,一稍通擒拿格斗的彪形大汉凭借自身的力量和优势,来了个先下手为强,一个锁喉动作,三下五除二,把南派一“出头鸟”夹在自己硕大的臂膀下,一口气把他从腋下夹出二里多路,就地一番教训。南派眼看无法招架,纷纷落荒而逃,这次开大坝排水被阻止。

四十年代中期,南沙大地在黄梅季节,又闹罕见水灾。北派意识到,南派随时会来开坝排水。北派头领在乡邻中先作了战前动员,要誓死保卫大坝,保卫自己的家园。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,南派浩浩荡荡地来了一支开坝大军。此时,北派大有寡不敌众之感。一时场面十分混乱。在场的新湾一伪乡长,眼见阻止无力,遂鸣枪警告。谁料鸣枪失误,一南派人员毙命于枪下,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县的血案。

在开大坝的行动中,也时会发生一些偷袭事件。南派见明开受挫,便采用调虎离山计,趁月黑风高之夜,带上粗大的麻绳,一班人马分成两半,在拦海大堤上来回拉锯,让内地高高的积水,顺绳子拉开的印槽,流向钱塘江。顷刻间,大坝上翻滚的洪水一泻千里,盛陵湾的水裹着沙泥向钱塘江咆哮而去。 此时的缺口便会越撕越大、越裂越开、越滚越深。沿江百姓看在眼里,痛在心里,因为流坍成这样又宽又深的缺口,不知要用多少个男女劳力,多少个日日夜夜,才能把大坝回填好。

时光荏苒,上世纪五十年代,萧山县开始兴修水利,1956年4月,在开大坝的地方建起了一座5孔的排涝闸。从此,“新湾底”的乡邻,告别了剑拔弩张的纷争,开始过上了安定的生活。

湘湖诗会

山谷

■苏小青

初夏的午后
一群远方的人
带着马群来到我梦里的山谷
我听到赶马人的歌声
抹平了床上的裂缝
还有马的嘶鸣
震碎了墙上的时钟

我时常记起小时候
睡在麦地上闻到的清香
声音在田野中放风筝
有人呼唤我
风筝落在我脸上
一群无名的人
如今大概都有了
各自的姓名

我没有花一分钱
就得到了梦中的马
那马群中的两匹
黑暗的马在黑夜
白色的马在黎明
梦是一场更大的交易
也许明天
我就会忘记那片山谷
也许现在
当我听到城市的风声